

【学术书评】

站稳文学的立场： 读林春美《蕉风与非左翼的马华文学》

Stick to the Point of View of Literature:
A Critical Review on *Chao Foon and the non-leftist Mahua literature*

陈颖萱* (马来西亚博特拉大学)

Chin Ying Xuan

Universiti Putra Malaysia, Malaysia

E-mail: totoro_yx92@yahoo.com

Published online: 31 December 2021

To cite this article (APA): Chin, Y. X. (2021). 站稳文学的立场：读林春美《蕉风与非左翼的马华文学》. *ERUDITE: Journal of Chinese Studies and Education*, 2(2), 17-26. <https://doi.org/10.37134/erudite.vol2.2.2.2021>

To link to this article: <https://doi.org/10.37134/erudite.vol2.2.2.2021>

摘要

《蕉风与非左翼的马华文学》是林春美今年出版的学术著作，也是目前仅见的《蕉风》专论。从“历史的后见之明的角度回顾”并研究《蕉风》，林春美从三个视角展开她对《蕉风》的探索。另外，她也提出了“非左翼的马华文学”概念。这个概念以及本书的研究视角恰恰让本书站稳了文学的立场。

关键词：蕉风、非左翼、马来亚化、马华现代主义文学

*马来西亚博特拉大学中文文学博士研究生

Abstract

Chao Foon and the non-leftist Mahua literature was the academic work published by Lim Choon Bee this year. It was an academic review about *Chao Foon* magazines. This book come out with “the non-leftist Mahua literature” concept, and this concept bring the critical work of this book stick to the point of view of literature.

Keywords: *Chao Foon*, Non-leftist, Malayanised, Mahua Modernism Literature

林春美《蕉风与非左翼的马华文学》

台湾时报文化出版社，2021年出版，239页。

ISBN: 978-957-13-8832-8

一、立场

冷战结构、美援文化对于文学生态自是有其不能忽视的影响。可是，我的疑问是：它是否就是文学生产唯一可能的、抑或最合理的解释？¹

《蕉风与非左翼的马华文学》是林春美今年出版的学术著作，也是目前仅见的《蕉风》专论。这本书收录了八篇论文外加一篇绪论统共九篇文章。除了首篇论文〈想像方天，以及他的时代〉写于二十年前以外，其余者皆为近十年之作。

对《蕉风》稍有认识者或许不难发现，这本书不仅在内容上讨论《蕉风》，它连外在包装也很蕉风。其书封选择以带有热带南洋风情的烈阳黄与象征着“蕉风招牌”的芭蕉叶为背景，其封面题字“蕉风”更是特意取得《蕉风》之授权使用。视觉上，这不啻制造了与1955年创刊号封面遥遥相呼，更与1998年林春美首编的第482期封面紧紧相应之亲切效果。²而且在每篇文章起首还附上一张与所论内容相契合的《蕉风》（包括《蕉风》文丛）书影。如此用心一方面固然是追求从视觉角度引领读者进入本书内容之感官效应，但它其实更象征并隐含着曾为《蕉风》执行编辑的林春美对于《蕉风》之情以及非左翼马华文学之意。这份情与意或许在林春美写于1998年的一句话已预先概括。在第482期〈编辑室报告〉里，她满怀深情的表示“蕉风，毕竟是大家共同的文学事业”。³

既为一份郑而重之的事与业，那么，《蕉风》在第488期休刊——马华文学史上出版最久的中文文学刊物之终结——便不可能不为关注《蕉风》者所无奈⁴。正是这份情意与重视，间接影响了林春美观看并且讨论《蕉风》的角度。或许如此，她在讨论《蕉风》时才更能跳脱目前常见的地缘政治与冷战论述结构的影响，转而从文学文本的实际表现看《蕉风》，以“后世/事者”对于文学事业之关怀切入。正因此本书才会以“传奇之结束”作为全书之开头。从这个“历史的后见之明的角度回顾”并研究

¹林春美，《蕉风与非左翼的马华文学》（台北：时报文化，2021），页23。

²林春美曾于1998至1999年间出任《蕉风》执行编辑。她从第482期开始编至第488期休刊特大号，统共编了7期。

³〈编辑室报告〉，《蕉风》，第482期（1998年），页1。这篇〈编辑室报告〉虽未署名，但却是林春美单独出任执行编辑时期的“编辑室报告”，再加上第488期休刊特大号的编辑室报告〈我在蕉风休刊的最后日子〉“终于”署名“林春美”来看，从第482期起至第487期的〈编辑室报告〉虽未署名，但却可相信是出自时任执行编辑林春美之笔。

⁴虽然2002年底《蕉风》在南方大学学院马华文学馆“复刊”，但整体上已与休刊前不一样。

《蕉风》，林春美虽然认同学界一直以来热议的冷战结构与美援文化对《蕉风》乃至马华文学生态之影响，但她对这种影响的“绝对性”与“最合理性”充满怀疑。这正是本书的问题核心所在。扣紧这份怀疑，林春美从三个角度展开她对《蕉风》的多方面探索。

第一，“认同”角度。

由于部分创办者之背景及其出版社——友联机构——之美援历史，创刊于冷战时代的《蕉风》一直为左翼文坛所诟病。连带的，它最初提出的“纯马来亚化”理念也遭至左翼份子不同程度的扭曲甚至阴谋化。这份充满故事性的“身世”后来更为近代研究者喜爱。正因此“冷战”、“美援”、“反共”，甚至是“右派刊物”经常成为现有的《蕉风》讨论“关键词”。然而，本书第一篇论文〈想像方天，以及他的时代〉则透过分析方天时期的《蕉风》指出，正是现代知识分子的热情以及对在地现实的关注促成了当时《蕉风》的“纯马来亚化”主张。而这份主张同时也体现了50年代南来的新客文人对于新兴邦国的情感与居于斯的美丽想望。虽然这些文人中有好些人——如首任编辑方天——最终还是离开了这片“蕉风吹起”的土地，但林春美认为他们并非一直都怀抱着过客心态来对待这个地方。

在这层认识上，〈非左翼的本邦——《蕉风》及其“马来亚化”主张〉进一步确认《蕉风》最初之创办与冷战、美援以及美国当时在马来亚的政策相关。但同时却否定了因其“背景”而简单化的以“非左即右”逻辑来论定《蕉风》为右派甚至是右派大本营的看法。因为《蕉风》的“马来亚化”理念与左翼文坛的“爱国主义文化”主张之间存在着相似认知，林春美认为二者拥有某种程度的平行与接近之处。而且她还更进一步举证说明以《蕉风》为中心的非左翼文坛对实践马来亚化之难题的认知，其实比左翼文坛来得更透彻清明。林春美认为非左翼文坛对马来亚化过程所提出的疑问切中了马来（西）亚往后数十年的敏感神经：族群关系与马来霸权，但是左翼文坛却没有考虑到这些。⁵本书“非左翼”之用词也因此得以“正名”。

来到〈独立前的《蕉风》与马来亚之国族想像〉林春美带领读者暂时跳脱友联之于《蕉风》之影响的论述，转而把研究聚焦投射到其他方面。她举出在《蕉风》最初的编辑委员会成员当中，除了创办人申青以及首任编辑方天以外，其他参与策划者都不是友联人而是当时在殖民地马来亚文教界已经活动了好些年的“在地”文人。与此同时她还提醒读者，《蕉风》之命名最终舍弃“拓垦”而取“蕉风”，其实透露了主事者有意过滤掉刊物背景之原有的政治意图，转而使它从根本定位朝向“本土化”前进的向往。虽然《蕉风》认同“在地”并向往“本土化”，但它并没因此而过度美化甚至理想化这份认同与向往。林春美指出彼时的编者与作者其实已清楚意识到政治之解放（独立）并不代表思想文化也将随之解放，而且“国族”也未必一定会随着主权国家

⁵林春美，《蕉风与非左翼的马华文学》，页60-61。

(马来亚)之形成而诞生。换言之则是,蕉风诸子当时已意识到他们的向往未必会随着马来亚之独立而获得正面呼应。另一方面,这篇论文还梳理了马来亚独立前刊登于《蕉风》的非中文原著、非创作性质文章以及中文文学创作。林春美认为透过刊登介绍马来亚历史、传说、游记等面向的文章(前二者),《蕉风》其实已以其编辑理念实践了它对于马来亚国族“共同体”的想像。而刊登于那时期的文学作品(后者)则透过书写作者本身的族群身份是否可能为(马来)社会所认可与接受来思考国族问题。林春美认为这些文章充分表现了《蕉风》对于马来亚多元族群社会的认同,但同时也透露了“作者集体对本身族群不为即将诞生的共同体所接纳的焦虑”。⁶

表面上这三篇论文都在谈《蕉风》的马来亚化主张与实践。然而若把它们当成一个整体来看待,则可以发现林春美其实是透过梳理《蕉风》创办者、编者以及作者对于在地的关注、情感、想望、生活认知甚至是困境意识来叙说一个与冷战、美援、反共甚至是右派大本营不同曲调的《蕉风》故事。这一方面固然可以被视为林春美对以冷战、美援、反共等政治立场切入的《蕉风》论述之回应,但它其实更是林春美有意识的选择从文学的立场——以文学为中心并且透过《蕉风》所刊载的文学(文本)内容——重新审视《蕉风》之成果。而她在这三篇论文中让我们看到的马来亚化,其实就是非左翼文人在地认同的文学反射。不仅如此,本书从文学的立场切入分析所得的“马来亚化”叙述也与历史学者从官方解密文件等政治史角度切入分析所得的“马来亚化”叙述有所差别。比如英国历史学者 Jeremy E. Taylor, 曾经撰文讨论英殖民政府与“马来亚化”之间的联系。在其讨论中,“马来亚化”之推动与实践背后隐藏着殖民政府的隐议程⁷。然而林春美通过文学文本分析所得的“马来亚化”却显露了局部的民间声音。

有别于前述三篇论文分析蕉风诸子通过文学来表达与思考在地认同问题,〈身世的杜撰与建构——白垚再南洋〉谈的则是“文学上的入籍”⁸——文学,作为一种文人身份认同的判准。这篇论文集中论述《蕉风》早期的作者兼编者甚至是关爱者白垚抵达乃至离开马来(西)亚后的作品(也包括文学活动)。这些作品再现了白垚对于这片土地与文学世界的热爱。林春美也以此指出,对于文人的讨论与定位不应该粗暴的以国籍来划分,而是应该以其文学认同来说明。“在地认同”表征了文人对于相关土地的情感,而“文学认同”则说明了文人对于特定文学场域的向往。

第二, 文学追求与编辑表现。

《蕉风》为马华现代主义文学之先锋是目前马华文学研究的必备知识。但是现代主义文学与《蕉风》之间的联系其实并不必然。〈马华现代主义文学的起始〉重新审视

⁶同上, 页 87。

⁷对此感兴趣者可参见 Jeremy E. Taylor, “‘Not a Particularly Happy Expression’: ‘Malayanization’ and the China Threat in Britain’s Late-Colonial Southeast Asian Territories”, *The Journal of Asian Studies*, vol 78, issue 4, 2019, pp789-808.

⁸林春美,《蕉风与非左翼的马华文学》, 页 130。

了马华现代主义文学的开端，并整理出现代主义文学在《蕉风》扎根的脉络。林春美指出，自白垚发表〈麻河静立〉与〈新诗再革命〉之后，马华现代主义文学的发展其实并非一呼百应来势汹汹，而是经过了冷寂（白垚唱独角戏）甚至是被否定等等波折才逐渐有所成果。与此同时这篇论文也理清，在 60 年代中之前《蕉风》的“现代文学”定义与用法是模糊的。它并非目前我们所认知的西方文学理论之“现代主义文学”，而是当代《蕉风》编者与作者普遍追求的新表现形式的体现。这篇论文最终虽然没有重新划定马华现代主义文学的起始点，但它却重新诠释了白垚〈新诗再革命〉刊登于第七十八期改革号上的意义。这项新诠释赋予 1959 年之为马华现代主义文学之起点——这个旧有知识——一种更新且更深层的意义。在此新意义底下，马华现代主义文学推手——白垚的创新求变追求亦为一种对自由自主的诉求。此诉求与第七十八期改革号所主张的“人的再发现”理念相融相契。

〈黄崖与一九六〇年代马华新文学体制之建立〉或可视为〈马华现代主义文学的起始〉的互补文。林春美重新讨论了黄崖执编《蕉风》的时间段，并整理了黄崖对 60 年代《蕉风》的两项重要贡献——引入现代主义文学、使其转向“纯文艺”刊物定位。另外，这篇论文也透过分析黄崖发表于 60 年代执编《蕉风》时期的作品以及 80 年代不执编《蕉风》甚至还与《蕉风》闹翻后的作品之文学观的相似性来指出：“黄崖在六〇年代对现代主义的推崇与推动，不能因其自由主义立场而论定是与友联的政治目的抑或策略相关”。⁹它其实是黄崖对于“现代文学”——讲究创新、具时代朝气的文学表现形式——的吸纳（热情追求）与输出（透过编辑理念来实践）的表现。

第三，创作成果检验。

透过上述两个角度重新诠释了《蕉风》之于文学生产的影响后，〈张寒与梁园——一九六〇年代《蕉风》“现代派”的两个面向〉与〈蕉风吹到大山脚——一九七〇年代小说叙事〉则更进一步检验受这些影响而直接或间接催生的“在地”创作成果。——这两篇论文的论述对象皆为吹着蕉风长大的马华本土作者。而这两篇论文所谈的文体皆是小说。这或许可视为林春美对她本身后来的研究成果——“黄崖更大力提倡的，是‘现代小说’”¹⁰——的超前回应¹¹，也可说是她对学界一般在讨论《蕉风》现代文学作品时普遍集中关注诗歌的另辟蹊径。

前篇论文得出两个重要发现。第一，在 1960 年代的马华文学脉络中“‘现代派’所欲与之断裂的传统，实际上是狭义的。那就是方修所谓的‘马华文学的现实主义传

⁹同上，页 158。

¹⁰同上，页 100。

¹¹之所以会说是“超前回应”因为从发表时间推断，林春美书写〈张寒与梁园——一九六〇年代《蕉风》“现代派”的两个面向〉与〈蕉风吹到大山脚——一九七〇年代小说叙事〉这两篇论文的时间应当比书写引文出处的〈马华现代主义文学的起始〉还要早。然而从林春美对于《蕉风》的脉络化阅读（张锦忠语）来看，在书写这两篇论文之前，她应当已对她后来的研究成果——“黄崖更大力提倡的，是‘现代小说’”——有了最初的了解。

统’，强调政治功利性的‘马华文学的主流’”。¹²第二，“‘现代文学’固然是一九六〇年代《蕉风》作者怀抱各异的美学追求，然而被归类为‘现代派’，却大抵是政治伦理定义的结果，是冷战年代文化心态下的产物”。¹³这两个发现都在指出 1960 年代《蕉风》作者所追求与编者所欲呈现的都并非政治性，而是更为文学之根本的文学性。后者在林春美对于张寒与梁园的分析中清晰可见。

后篇论文则通过分析菊凡、小黑、宋子衡、陈政欣这四位 1970 年代活跃于《蕉风》的“大山脚小说家”的作品指出，他们的小说所呈现的朦胧晦涩或阴暗心理及混乱意识之表现是他们对于现代主义文学思潮与技巧之拥抱，同时也是那个年代集体的心灵氛围以及当时马华文学的某个重要面向。除此之外，这篇论文还有个重要贡献。那便是在讨论这些“大山脚作家”时，林春美用文化轴心概念来替换原本的地理位置概念。这不仅使得“文学大山脚”能够涵盖临近一带的作家群，更使得“大山脚小说叙事”与“大山脚叙事”区别开来。这种“文学地理”与“位置地理”的概念划分包容大山脚小说家未必需要在大山脚讲故事，而所讲的也未必只能是大山脚的故事。正因此读者对于他们的认知也得以扩大，1970 年代的大山脚小说叙事也就成了 1970 年代的故事。

二、争议

自本书出版以来，学界为之引起的最大讨论莫过于“非左翼”概念之提出。其中一位书评作者薛艳便指出本书并未清楚说明“非左翼”究竟为何概念。¹⁴而另一位书评作者叶福炎更直接以“右翼？非左翼？马华文学与《蕉风》研究”入题。虽然如此，叶福炎对“非左翼”概念之提出与运用依然抱持开放态度。在他看来“或许，在跳脱左、右翼的思维框架之后，我们才能走进《蕉风》于不同发展时期所呈现的马华文坛及其书写实践”。¹⁵但是，对于另一些研究者而言“非左翼”用词实属概念含糊。比如庄华兴在一篇谈论冷战时期南渡的第三势力文人之文章中指出“在冷战时期非左即右的语境下，第三势力文人实际上属右翼群体”。¹⁶换言之，庄华兴认为没有所谓“非左翼”之存在。

然而若回到本文之开端与部分论述，从了解林春美观看并讨论《蕉风》的立场切入，或许，才能理解她所提出的“非左翼”概念。对林春美而言，《蕉风》是为文学事业的观念其实并不局限于她出任执行编辑时期。如果回到本书绪言最末半句话，更可以发现，即便离开编辑岗位二十多年后再频频回首审视《蕉风》时，林春美所抱持的

¹²林春美，《蕉风与非左翼的马华文学》，页 184。

¹³同上，页 185。

¹⁴薛艳，〈“纯马来亚化”与“现代主义”评《〈蕉风〉与非左翼的马华文学》〉，《中山人文学报》，第 51 期（2021 年），页 193。

¹⁵叶福炎，〈右翼？非左翼？马华文学与《蕉风》研究〉，《星洲日报·读家》，2021 年 7 月 18 日，页 15。

¹⁶庄华兴，〈五〇年代南渡的香港第三势力文人〉，《当今大马·前夕乍晓》，2021 年 6 月 4 日。

依然是《蕉风》是为文学事业的观念。因此她才会说“从友联—《蕉风》的终结往回看，这本‘非左翼马华文学’刊物的定位，其本质，却始终是素朴的文学之非功利性”。¹⁷而“素朴的文学之非功利性”所讲的不正是文学之文学性？它有别于文学之功利性也有别于文学之政治性等面向。它表征着文学之为文学的纯粹性，它是**文学**之为**事业**最根本的核心。换言之，《蕉风》是为“非左翼马华文学”刊物，它存有文学性。“文学”在这里扮演着重要的角色。这是理解林春美“非左翼”概念的关键线索。

从论文发表时间先后次序来看，“非左翼”用词最早出现于〈非左翼的本邦——《蕉风》及其“马来亚化”主张〉这篇论文，随后虽也几次出现于其他文章，但用度却非常节制。在这篇论文中，林春美用“非左翼”来区分围绕着《蕉风》而凝聚起来的文学社群以及思想与文学表现皆左倾的左翼文学集团。在这个区分底下，林春美清楚指出非左翼文学社群与左翼文学集团之间的两个相似点与一个关键差异。那便是，第一、非左翼与左翼实践马来亚化的方式是异曲同工的。第二、非左翼与左翼对马来亚化的认知是相似的。第三、非左翼与左翼之间的差别是，在马来亚化最终会面对的问题——族群关系与马来霸权——的关照上，非左翼看得比左翼更加透彻与实际，非左翼并没因为对马来亚化有所憧憬而忽略了马来亚化最终会面对的族群关系与马来霸权问题。虽然在此区分上林春美用了“非左翼”与“左翼”这两个看似充满“政治意味”的用语，但必须注意的是，这个区分从来都不是从“左翼”、“右翼”或“第三势力”等政治角度出发的。正因此，在这篇论文乃至本书的立论与申论中并未见任何有关政治立场或意识形态的论点出现¹⁸。换句话说，林春美谈《蕉风》谈非左翼的马华文学，她是站在文学的立场来谈的。

如果认同林春美在讨论《蕉风》之马来亚化议题上让我们看到的《蕉风》之马来亚化表现是一种作者、编者、创办者之在地认同的文学反射，而且《蕉风》之现代主义文学思潮是作者与编者的文学追求和实践的话，那便可以更进一步说明林春美用以指称这个文学群体的“非左翼”在相当大程度上指的是文学的非左翼而不是政治的。所以在总结友联—《蕉风》这本“非左翼马华文学”刊物的定位时，林春美所谈的才会是“文学之非功利性”¹⁹——或曰文学之文学性——而非其他涉及政治意识形态的指涉。如此一来便可以说，当“非左翼”指的是文学上的“不是左翼文学”，而不是传统政治认知上的“左翼势力的对立”时，非左未必即右。

三、结语

从文学史角度来看，脉络化梳理了《蕉风》与非左翼的马华文学是为林春美这本

¹⁷林春美，《蕉风与非左翼的马华文学》，页 31。

¹⁸本书固然梳理里了一部分与“政治”相关的内容，但必须强调的是，因论述需要而处理政治内容与以政治角度出发来立论并申论是不同的两回事。

¹⁹林春美，《蕉风与非左翼的马华文学》，页 31。

书的主要贡献。她让读者更清楚了解马华文学的面向。然而从文学研究方法角度来看，以文学为中心透过文学文本来讨论文学，让文学讨论专注于文学本身。如此站稳文学的立场的研究姿势，其实也多元化了学界目前更专注从地缘政治与冷战结构切入的《蕉风》研究。这亦为本书的学术贡献。

【征引文献】

叶福炎，〈右翼？非左翼？马华文学与《蕉风》研究〉，《星洲日报·读家》，2021年7月18日，页15。

庄华兴，〈五〇年代南渡的香港第三势力文人〉，《当今大马·前夕乍晓》，2021年6月4日。取自：当今大马网页，<https://www.malaysiakini.com/columns/577626?fbclid=IwAR0bIMk8y0qu4cEKiN1cXmtrrd-dQvGC2JRpA-08SeeQIHfXFLDvpsZnOjM>。浏览日期：2021年11月8日。

张锦忠，〈关于《蕉风》研究、美援与文化冷战〉，《当代评论》，2021年8月13日。取自：“当代评论”官网，<http://contemporary-review.com.my/2021/08/13/1-384/>。浏览日期：2021年11月8日。

林春美，《蕉风与非左翼的马华文学》，台北：时报文化，2021。

〈编辑室报告〉，《蕉风》，第482期（1998年），页1。

薛艳，〈“纯马来亚化”与“现代主义”评《蕉风与非左翼的马华文学》〉，《中山人文学报》，第51期（2021年），页189-194。

Jeremy E. Taylor, “‘Not a Particularly Happy Expression’: ‘Malayanization’ and the China Threat in Britain’s Late-Colonial Southeast Asian Territories”, *The Journal of Asian Studies*, vol 78, issue 4, 2019, pp789-808.